

蘇聯學術叢刊

地理科學的基本問題

允 白 輯 譯

中華書局出版

★蘇聯學術叢刊★

地理科學的基本問題

尤 白 輯 譯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內容提要

本書包括兩篇論文：第一篇主要是駁斥資產階級的地理學——唯心主義的“交互作用因子論”，揭露其偽科學性與反動性。第二篇說明自然地理學研究的目的與對象，其與經濟地理學的關係，以及我們這個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構造與發展的規律。

* 版權所有 *

蘇聯學術叢刊 地理科學的基本問題 (全一冊)

◎定價人民幣三千五百元

輯譯者：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

發行者：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絛線胡同六六號

編號：16018

(52,京型,32開,38頁,47千字)

1953年6月3版

印數(滬)8,001—12,0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目次

地理科學原理.....	三
自然地理學的基本問題.....	四〇
格里高里耶夫 (A. A. Григорьев) 作.....	
斯米爾諾夫 (Смирнов) 作.....	

地理科學原理

斯米爾諾夫(Смирнов)作

蘇聯部長會議及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十月廿日批准的「關於種植護田林、採用休田輪耕制，開掘池塘，以保證蘇聯歐洲部份的草原區及森林草原區良好而穩定的收成的計劃」，我國(指蘇聯)人民稱爲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實現偉大的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的運動業已成爲全國性的運動。在蘇聯歐洲部份的草原區及森林草原區中，已經順利地完成了或超額完成了實現該計劃的各項措施。

政府關於建造伏爾加河上的強大的古比雪夫及斯大林格勒水電站，第聶伯河上的卡霍夫卡水電站，中亞細亞的發電廠，及關於開掘土庫曼大運河及南烏克蘭與北克里米運河的決議案，也是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的偉大的發展。

自然的改造已成爲我國(蘇聯)共產主義建設總任務中之不可缺少的部份。蘇聯部長會議最近爲了這一點而作出的一些最重要的決定，例如保證蘇聯歐洲部份草原區及森林草原區有良好穩定收成的措施，都得到了蘇聯人民的熱烈歡迎。蘇聯的勞動者，工廠、作

坊、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中的工作人員都以極高的熱情參加了共產主義的偉大建設工作。一些複雜而困難的任務擺在蘇聯學者的面前。

爲建設中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利益而改造自然，其各項措施之計劃與實現都與地理科學有直接關係。由於黨及政府所給予的特殊條件，蘇聯的地理學家，對於北極地區的研究，對於北方海道的開闢，對於蘇聯許多地方天然資源及生產力的研究，都會做出了出色的工作。我們對於本國地理的觀念是無比地擴大、深入和多面化了。在最近數年中，爲了證明並辯護蘇聯的地理科學的優越地位，曾做了很大的工作。此外又積下了、並相當地系統化了大批的地理學材料。在發行地圖與出版科學著作及通俗著作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在高級地理教育方面，做得也不差，如組織了地理學的學術團體等等。在資本主義世界地理學思想腐化的背景中，蘇聯地理學的成績就特別顯得凸出。

但是雖然有了這些巨大的成就，還不能就說，在過去這一時期，蘇聯地理學者所能做而又應做的一切都已完成。相反地，應當說，蘇聯地理學者並沒有完全解決了他們當前的任務，他們還沒有能夠達到現代性的水平。地理的理論還不是針對着實際來解決問題。地理科學所以比較蘇聯發展之飛快的速度及前進的社會實踐之需要爲落後，其一般原因在乎地理學方法論及理論基礎的缺乏之明確性，在乎各地理學派的立場上具有客觀主義。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黨性原則要求我們揭出並清除各種各式的客觀主義立場的因素。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的實行期，應當是我們唯物主義地理科學完全成立的界線，是完全擺脫

資產階級見解與立場的殘餘之界線。地理學者的參與我國（蘇聯）自然改造任務的設定與解決，促成了地理環境研究上客觀主義立場與直觀立場的消滅，打開了發展創造性的地理科學之無限的可能性。蘇聯地理學者之光榮事業的不能逃避的任務在於：使地理科學利用這些可能來爭取國民經濟之最大的利益。

蘇聯地理學理論，在其自身的成立中，決不能以資產階級地理學的原則與觀念為根據，因為資產階級地理學是資本主義的戰鬥的辯護者。現代資產階級地理學是立足於胡鬧的偽科學的原則上，直接與法西斯的地緣政治學相結合的，而後者就在為英美戰爭挑撥者統治世界的企圖辯護。蘇聯地理學者的任務在於：揭穿那從客觀主義的資產階級地理學借來的「遺產」之偽科學性，並根據偉大的俄羅斯唯物主義的地理學家在過去所積下的真正科學成就，創立一個根據辯證唯物論宇宙觀的蘇聯地理學之統一的理論。所可惜者是，蘇聯地理學理論的成立並沒有遵循這個唯一正確的道路。在批評資產階級的地理學理論時，也僅僅限於斷定其唯心性、玄學性、機械性等等，缺乏對地理學在社會實踐上的地位、作用與內容一問題應有的再審查，缺乏對基本的地理範疇之應有的再審查等等。這樣的批評實在是以批評為外衣而將資產階級地理學理論的殘餘整個保存了下來。由於這種對敵人的地理學理論之不完全的批評，蘇聯地理學中的理論探討就沒有能够完全脫離資產階級地理學中所具有的虛偽原理。在蘇聯佔支配地位的地理學派無批評地接受了「地方」

(Landschaft)這一個偽科學的概念，作爲基本的地理學範疇；但是這一概念實在是資產階級意味的客觀主義的地理科學的基石。這樣的立場必然會大大地低估了俄羅斯唯物主義地理學者的理論成就，這些俄羅斯學者，曾對抗唯心主義的資產階級理論，把祖國的地理科學推到爲人民服務上去，並發現了實在的、客觀上存在的地理學的法則。

x

x

x

x

當代資產階級地理學的根本階級任務是替資本主義辯護。資產階級地理學的理论針鋒是正對着建設着共產主義的國家，正對着人民民主國家，並正對着爲和平、民主與進步而鬥爭的人民。資產階級用所謂地理科學對實際需要的分離來掩飾資產階級地理學的反人民性及對資本主義的露骨的辯護。資產階級地理學研究地球表面的自然現象時，與社會實際不相干涉，並與其實際需要不相干涉。這種客觀主義的自然研究當然要走到胡說亂道。前面所提過的地緣政治學派，就利用這種「純」地理科學之任意的結論，去證明他們最野蠻的、極端帝國主義性的、反人民的宣傳。法西斯地緣政治學與「純」地理科學此種合作，在希特勒時期的德國與當代的美國表現得最爲明白顯著。

資產階級地理學思想之方法論上的任務正在於：依據地理現象上的一些所謂偶然性與無法則性來證明地理學研究中的任意性。爲了這一目的，所以資產階級理論家才建立了「地方」這一地理學範疇。這一範疇爲當代資產階級地理學中所有學派與所有傾向的基礎。

地理學上的「地方」這一概念，其內容是十分幼稚的。「地方」理論信徒們之意見約述如下：地球之表面情形是由各種因子構成的，如地殼構造學的因子、大氣因子、水文學的因子、生物學的因子。在地球表面上任何一塊地方，這些因子就以一種對當地為特定的方式互相交錯配合起來。構成因子的此種純地方性的配合，其配合性質就決定了某塊地面的根本的特點。凡此種因子配合相類似的地方，都自成爲一在性質上多少類似的地區，而因其同類性而與其鄰近地區相別。每一個此種地區就成爲一個地理學上的「地方」。「地方」論的外表就是這樣的。

而其內裏的本質却是：構成因子的純地方性的配合與地理環境發展的一般法則，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在這裏，是用純地方性的因果連鎖之無頭無尾的展開來代替合乎規律的發展。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前提，以便將「地方」看作無規律的任意現象。構成因子的一切可能的配合，又可在地域關係上加以無限的細分。在實際上，如果能把地球表面或某一特定區域看作這些構成因子的某種一定配合方式之結果，那末任何一塊石頭、一個山岩、一棵樹、或一個灌木叢，也都應該被認爲這些因子的小型配合之結果。按照互相作用的因子的地方性配合原則而劃分的任何地區，其間並無原則上的差異。因此，地理學上的「地方」就成爲完全任意決定的，在區域界限上也是有條件的。區域上的任意性與對「地方」發展規律性的否認，又決定了其地理記述的任意性，這記述可以包括任何的內容，直到地緣政治學的胡說。而這正是他們所需要的，爲了在方法論上給資產階級侵略政策及資本主義獨

佔反民族主權的行爲作一種證明。

「地方」論在邏輯上的完成形式是由海特涅爾(A. Hettner)在其集成著作「地理學，其歷史、本質與方法」中完成的。海特涅爾的見解成爲一種基石，所有當代資產階級地理學中的學派與學說都直接或間接以他爲基礎，當代美國地理學亦包括在內。因此，必須對海特涅爾學說的主要命題加以簡短的批評。海特涅爾不承認一般的地理學，他把地球表面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研究，歸屬於地質物理學成爲獨立的一部。海特涅爾把區域現象的總體置於發展與時間之外，只根據其空間上的共同性去研究它，即根據其空間上的相似性、相符性與相合性。海特涅爾認爲，地理學的任務爲從自然構成上而不是從政治構成上去研究各國，研究各「地方」，在這些「地方」的範圍之內，各構成因子在不相似的特殊方式上互相影響（地殼構造學、形態動力學、氣候、水、生物、人）。

地方性互相作用的每一因子，都不依賴其他因子而自行變化。這種理論本身就否認了任何一般的發展規律性。海特涅爾用各個地方範圍內互相作用的因子的偶然的結果來代替有規律地發展着的地理環境。但是從地方性配合的因子的相互作用本身中，決不能得出一個國家或「地方」之全部統一性與複雜性。按照這一原則去研究地面上任何地方，必然只是對無數因果加以經驗的說明，僅能說明每一單獨事實之統計學上的狀況而已。海特涅爾的出發點並不是事實的研究，而僅僅憑腦筋去任意虛構，某一地區是國家或「地方」，然後將各因子的配合找出來，並有意包括進去，好像這些因子的相互作用就決定了這些任意

劃分的國家與「地方」之構成。這樣子，他就應用了思辯的自然哲學中傳統的反科學的方法，將自然隸屬於杜撰的聯繫與相互關係之下。

任意規定國家與「地方」的地理範疇，任意劃定區域的界線及邊界，這樣就取消了他們之間現存的性質上的差別。好像國家與「地方」之間的差別不是性質上的，而是純粹空間上的。國家是較大的地理單位，「地方」是較小的地理單位。這樣子，在海特涅爾看來，最重要的是國家與「地方」之空間上的本質。這樣就打開了一種無限制的可能性，爲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利益，去製造地區的人工的構成與地區的記述。

爲了掩飾對國家與「地方」地理記述的明白的任意性，海特涅爾就創造了國家及加入國家的「地方」二者貌似的一致性。因此，對於海特涅爾，大陸就一定要分成國家，國家一定要分成「地方」，雖然在國與國之間及「地方」與「地方」之間並無原則上的性質上的差異。

第一範疇——大陸，當然是一個實在的地理構成。按照海特涅爾，如果任意劃分的國家是大陸的一部分，那末，成爲國家相當部分的「地方」概念也就有了實在的內容。既然一個國家或「地方」到最後都是大陸（實在的地理構成）的構成部分，因此也是整個地面的構成部分，所以關於這一國家或「地方」預定的記述也都得到證實。這就是海特涅爾式的區域化的「全套」。

海特涅爾開始是講述他那理論的個別命題的哲學根據。他在很多地方公開而又徹底地

宣布，他是康德和馮德的信徒。海特涅爾一開始就把科學分爲三類：系統科學（物質的）、紀年科學（Chronologische 即歷史的）和分佈科學（Chorologische 即空間的）。這種分類方法，不僅使物質的內容脫離了時間與空間，並且使空間脫離了時間。據海特涅爾的意見，地理學應屬於分佈科學。依這種意見，空間是與其物質的構成內容相分立的東西。在這裏，空間並不是物質存在的一種形式，而是一種空虛的地方，各種現象就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分佈在裏面。因此，依照海特涅爾的意見，地理學既爲分佈科學，他的任務就是研究地面空間物質的填置。此種提出問題的方法，其本身就排除了任何一般性的地理規律的存在及可能，所謂「地方性」的發展規律也是同樣不能存在了。因爲在海特涅爾的系統中，既不考慮時間，也不考慮發展。

地理學的定義是一種分佈科學，只研究如何用物質填滿那空洞的無內容的空間。因此，海特涅爾又提出一個補充的理論前提，就是承認現象與其構成因子間的因果關係。這樣就產生了科學的外貌，掩蓋了海特涅爾對一般地理規律的否認。按海特涅爾的意見，這因果關係的本質在於各現象之空間上的共同性，即在於任意分割的地面空間界限內互爲條件性。海特涅爾的因果關係是純外在的、純空間的相互關係，缺乏任何內在的共同性與規律性。正因爲如此，所以海特涅爾的國家與「地方」僅僅是一種不固定的、任意劃定與任意描述的地域上的量。

海特涅爾宣布了「純粹的」地理科學，因爲只有這種「純粹的」科學才能允許那種最

該死的、最偽科學的區域性的地理描述。「純粹的」科學為最卑污的實際開闢道路，雖然科學自身還是乾淨的。因為海特涅爾僅僅「建立了」任意描寫國家與「地方」的可能性，却絕對沒有預定「是什麼人」、「怎樣」、「為什麼目的」去利用這種可能性。他說，這與他不相干。自然國家與自然「地方」是海特涅爾心目中的主要地理範疇。偽科學的資產階級地理學的全部建築都建立在那些範疇之上。

x

x

x

x

蘇聯地理理論的發展會經過十分困難的道路。在蘇聯地理學中佔顯著地位的有三種根本的派別：院士白爾格(Л. С. Берг)的列寧格勒學派、在國立莫斯科大學中工作的地理學家(宋采夫 Корбев、梭羅維耶夫 Соловьев、馬爾考夫 Марков 等人)，及以院士格里高里耶夫(Григорьев)為首的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一派。

在蘇聯地理學的著名人物中，院士白爾格最受海特涅爾方法論的束縛。他在他的冊子「蘇聯的地理區域」中曾公開承認這一點。白爾格既身為蘇聯的地理學者，也感覺到了海特涅爾學說的最大弱點。但是他不懂得，這學說全部是偽科學的，對這些弱點作任何修補都不能得到積極的結果。白爾格反對海特涅爾的意見，他完全正確地確定，任何科學的地理觀都不能忽視地理區域(Зона)。因此，白爾格恢復了陶庫恰耶夫(Токуряев)所創立的地理區域及區域性法則的合法地位。但是白爾格將分佈學的內容裝進地理區域中，因而將陶庫恰耶夫所發現的區域性的一般地理法則貶值了。在白爾格的理論上，地理區域不是

陶庫恰耶夫的有規律的地理區域，而是海特涅爾式的空間的物質的分佈，即在某一空間範圍中有系統的相同的現象全體。

雖然白爾格也覺到海特涅爾的國家與「地方」的不確定性是偽科學的，但是他自己對「地方」及地理區域的理解還只是各種因子（構成形態發生學、水、氣候、生物圈、社會）的地方性配合的外在的表現。白爾格很容易把海特涅爾的地理範疇——國家加以排除，因為他雖和海特涅爾一樣把大陸當作實在的不可分割的地區，他却採用了同樣實在的地理區域。白爾格又進一步把實在的分佈學上的地理區域分成「地方」，把「地方」再分成「小區」（Округ, 第一級的「地方」）。白爾格想避免海特涅爾「地方」觀的明顯的任意性，所以就採用「地方」和諧性的觀念。依照白爾格的意見，互相類似的，却不是完全相同而和諧的「地方」之總體，就構成了在空間一致性上同樣和諧的地理區域。這樣子看來，每一「地方」及每一地理區域的特殊和諧性，是由於一定地區內各種互為條件的現象之系統的及同時的相似性及配合性。這種外在現象的配合來自靜態的解析，因此，他就作為決定某一靜態情況的各種複雜現象的一定和諧性。但是在這裏，白爾格忘記了，現象的和諧性僅僅是自然現象中互相矛盾的動態的一種特殊而暫時的表現。

白爾格自己顯然也覺到「和諧的地方」這一範疇的缺乏科學結果。因此，他在分區研究中，他大致僅研究地理區域。但是，像前面所已指出者，白爾格的地理區域並不是陶庫恰耶夫式的，而是分佈學上的。這就降低了白爾格區域研究的價值。但是地理區域的客觀

的規律性打破了白爾格分佈學觀念的厚皮，到了最後，還是推着他去進行對地理區域之或多或少的正確的研究，倒與原作者在緒論部分中所宣布的錯誤的方法論上的立場是不一样的。

白爾格院士的學說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的地理學系中傳下了特殊的衣鉢。莫斯科大學「地方」研究學派的領袖是宋采夫。他在他的論文「自然地理學上『地方』的形態學」中寫道：「蘇聯大多數地理學家都同意白爾格的意見，認為地理學上的『地方』為地理學上的主要區域單位……」（註）莫斯科大學地理學派的代表們一致稱呼他們的學派為「地方」地理學派，或「地方研究」學派。

莫斯科大學地理學系所說的「地方」是指綜合的、在其特徵上不相雷同的區域單位。莫斯科大學「地方」學派的代表人物與白爾格的差異在乎他們否認「地方」的和諧性。他們把「地方」看作一個矛盾的整體，在發生學的解析上去研究「地方」。他們特別注意於現代「地方」的發生學上的複製。「地方」要分作「限區」（*Упочине*），「限區」再分作「小區」（*Оаис*）。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中有時也說到自然地理區（介乎「地方」與地理區域之間的一環），又說到 *Местность*，與「地方」一字意義相同，不過範圍較大。

在前述宋采夫論文中，對「地方」所下的定義如下：「自然地理學上的『地方』是指

註 宋采夫：「自然地理學上『地方』之形態學」，「地理學問題論文」第十六集，第六一頁。

一種在發生學上性質相同的區域，在這區域中有同一種互為條件並互相聯繫的配合的有規律的典型的重複：如地質構造、地形、地面水及地下水，小區域氣候(Microclimate)，土壤與土壤變異，植物及動物種類。」(註一)宋采夫自己也承認，他對「地方」所下的這項定義很接近白爾格院士的定義。宋采夫克服了白爾格式的「地方」之和諧性，把矛盾性因素及動力性因素加進「地方」觀念中去。宋采夫在第二屆全蘇地理學大會上作報告時說：「作用於『地方』之上的自然地理過程的構造與『地方』形態學之間不可能有完全的和諧，因為，第一，自然地理過程中最重要的構成因子(氣候)多少是隨時間而變化的；第二，在『地方』自身內部也不斷地發生內動性的(Endo-dynamical)變化(「地方」的自身發展)；第三，因為『地方』上所發生的一切變化自會影響過程的構造並引向這過程的改造。」(註二)

這樣看來，莫斯科大學「地方」學派和白爾格是不同的，因為這學派承認「地方」是諸現象的互相矛盾的整體，是從發生學的解析上去認識的。但是這兩個學派之間的差異並不是原則上的。白爾格的「地方」和諧觀是立足於互相作用的因子的外在表現的地方性配合上。而莫斯科大學的「地方」學派却把各種因子的交互作用看作某種「作用於」「地方」上的自然地理過程。現象的發展過程與現象本身是脫離的，是自上而下地「作用於」

註一 宋采夫，前引文，第六五頁。

註二 「第二屆全蘇地理學會議會刊」，第一卷，第二六二頁(一九四八年版)。